

四十七年十月間，我從屏東寄居地回到家裡。時間正當深秋，周圍打穀機不停地想著；樹梢間，蟬兒也正唱得高興。雖然家園的一切都令我感到親切溫馨，可是仍掩不住我心頭淡淡的憂慮。這是我離家一個多月後第一次放假回家。

父親已經好幾天沒有上班了，我曾路過他工作的代書處，據說他最近時常請假，身體不太舒服，這消息給我很大的不安。很久以前就常聽父親說肋骨又發痛，不要是舊病復發了吧？他給我的信中一個字也沒有提過呀！我想像著他會躺在床上看書，但是一進門，我就放下心來了。父親像往常一樣，正坐在門後門檻外用臉盆水拭擦身體。他身子本來就瘦削，臉上氣色也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壞，當他愉快地問我學校生活的時候，我漸漸把自己的疑慮拋向九霄雲外去了。然而我被自己的眼睛所欺騙，我該想得到，父親的病原是不露痕跡的呀！

這天晚上，父親跟我在飯桌前作了一次很正規的談話，他很少這樣對我說話，這使我意識到自己已經長大了。當晚，我的日記是這樣寫的：

爸爸一再地叮嚀，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，其次才輪到學問。高中這三年是人生最重要的時期，它決定著一個人整生的命運，分秒都應該致力在健康和學問上面。最後他告訴我說：「我近來身體很壞，目前這份差事本不想幹了，只是爲了你們兄妹的將來，只得咬著牙根作下去。比如現在你們是一列火車，我跟你們的母親就要當你們的燃料：煤塊。目的是要你們能向前跑，我希望你們都能跑得遠遠的，並且比別人都遠。現在你們還能靠著這些煤塊，努力去跑吧！等到我們都成了煤渣，想再幫你們也不可能了。你想是嗎？」

我感到胸前熱血沸騰起來了，我必須更約束自己，盡自己的力量去做。

第二天我回學校去的時候，我好像是一下長大了許多似的，我的想法、思想都跟以前不相同了。可是我絕沒有想到，兩年還不到，父親的光和熱同時都燃盡了！那正是他自己創作事業的開始呀！想起來真夠痛心。

父親熱衷於文學。他將全付的心力都放在寫作上。從我有記憶起，他就在不停的寫，可是我看到他的作品在刊物上登出來，卻是他一生最後一兩年間的事。

長時期來，當父親寄予滿腔熱望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被退回來，我真不忍想像他的心情。對於他，每一篇作品都有著精神上和經濟上兩種重大的意義在內。我常常聽見他說出心中的懊悔，尤其最後兩三年，他不把我當小孩之後，他偶而會透露一些心中的不平與感受。

父親的性情雖然和順，但是他很好強，也很自尊，不肯輕易服輸。當年，他身體多病，功課趕不上自己的兄弟，畢業後他獨自被摒於中學門外，傷心失意之餘，他企圖從另一條路去追上他們。於是他選擇了文學。

「我開始就錯了。」他好幾次這樣向朋友表示：「我隨便學什麼也不會落難到這般地步，做生意，學技術，甚至開山種田也會比現在強。」

是的，把一個人的大好時光消磨在不斷地揮筆當中，到頭來毫無收穫，甚至將自己的健康和家人的幸福都賠了上去，他怎麼能不對寫作感到絕望呢？不少次他丟

開紙筆，計畫出外經商，也曾養過魚，養過雞。最後卻又重新拾起筆來，在毫無希望的情形下，再改舊作。我從他的許多言行動作裡，可以讀出父親心中的話：我不相信我比誰都不行！

他不高興我再走他走過的舊路子。他說農工商都可以選。學文，他不贊成。我從小就喜歡文學作品，父親又是寫小說的，我也常常想試試，而這正是他所最不放心。尤其我身體有殘障，許多條件都驅使我跟在他後面。臨終前，他還不忘為我操心著。他問我將來想作什麼，我告訴他盡可能地我要完成學業，找份小差事後就接過他遺留下的事業——寫作。

父親聽完嘆了一口氣，停了一會兒才問我。

「寫作有什麼好處？」

我當時很稚氣的應他：「可以成名。」

他很快就說：「名氣可以當飯吃嗎？」

我答不上來了，我確實不知道我要做什麼好。父親熱切的望著我，嚴肅的說：

「這是你自己的事，你可以自己決定。你若一定要寫作，答應爸爸一個條件，你不要結婚。你喜歡吃苦是你自己的事，你沒有權利讓妻子兒女也受連累跟你吃苦。」

這些話每一個字都是在他咬著牙喘著氣努力拚出來的，別人或許會認為這話過份偏激，過份現實，但是句句出自肺腑，要知道他正是讓現實生活擊倒的呀！

父親長期沒有知心的朋友。在得四十五年中華文藝獎金以前，是沒有誰知道他的，在鄉間，人們把他當作沒有用的病人，寫字賣？在鄉下人心目中是新鮮有趣的事。只有母親敬重他，知道他從事的是一種嚴肅高尙的而又永恆偉大的工作，當他到處遭遇失敗的時候，母親從來就沒有說過他一句話。

無望的，孤零零的，父親一個人埋在自己的世界裡，在那裡他沒有伙伴，沒有能夠與之說話的人，他必須要長期封閉自己的感情。在寂寞無奈中，他也常常招來一些做田的鄰人、開山的北部人。農暇時的晚上，他們坐在禾埕上拉拉胡琴，唱唱山歌，說的盡是一些粗魯的土話，但是父親喜歡聽他們的。他很少插嘴，聽到精彩的地方，他會笑著說一句話來表示他的驚異：

「呃？有這等事？」

這時他的眼睛是發著光閃的，嘴角也漾著笑意。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父親說這句話的時候的神情。這些人，往往會出現在他的作品當中，還是同樣的神情同樣的態度，我都可以一一指著他們叫出名字來。

有些時候父親也會做一些家具來消除自己的煩悶。他能蓋雞房，也會削蔑片編織魚籠、菜籃和畚箕等等，他一面看著舊的，一面不住地試著，他編的菜籃竟然也跟那些師父編的一樣好。有時他會逗著弟妹說笑，替他們做各式玩具。他從病院回來不久，曾答應替我削一個陀螺，就是這個諾言，他一直沒有兌現，他後來說玩陀螺太危險，而且削起來也太費勁了。但是我從來沒有淡忘過它。

長期的養病是命運對精神的一種虐待。父親不敢出去做事，寫作又是永遠沒有報酬的工作，這等於長時間的失業。全家生活依靠母親的勞動來維持，父親最大的痛苦就在這裡了，這使他的自尊大大受到傷損，但是又無可奈何。為使母親減少操勞，父親便接管起家事來。除開洗衣服，他會全套炊事，此外還會割豬菜剝豬菜和

餵豬，工作非常繁雜，還要管照小的弟妹，他寫作的時間幾乎全被剝奪了。值得慶幸的是他的健康情形已經大大變好，他又謀劃著要出外找事了。這是四十四年的事。

就是這一年，我初中一年級。派出所戶口調查，我從附近朝元寺拿回校正後的身分證。父親卻為職業欄的「無業」感到生氣，立刻要我回去更正。

「改什麼？寫作好嗎？」我問。

父親想了片刻，搖搖頭說：「改個農吧！」

沒有職業是一種難耐的苦痛和羞恥，我能體會出父親的心情。長期要忍受這種刑罰，會令人發瘋的。

一年又一年，我們的家庭生活越來越艱難，要想在這種情形下靜心養病，怎麼有可能呢？父親也曾嘗試出外做過事，那是在一段長長困難的日子之後，他考取鎮公所差事的差事，當起一個里幹事來，也就是他「貧賤夫妻」小說裡虛擬說的：給一家電影院每日寫廣告。

父親是在全家惴惴下工作的。母親早上送他出門，傍晚就眼巴巴等著他回來，只要時間上稍晚了一點，她就要不安得進進出出了。我還記得母親一到傍晚，常不時地站在庭尾高坎上遠眺。有一次，父親到天黑還不見影子，我們點著火把出去迎他。一直走盡了山路才看到他在黑暗中推著車子過來。母親接過單車替他推著，他們慢慢走著，說著，聲音低低柔柔。我在前面打火把。我們走的是山路，一面靠山，一面是甘藷圃。山上松鼠呱呱啼叫著。這些都是過去的舊事了。

在這種情形下工作，我們全都明白，那是不可能長久的。才兩個多月父親果然又累壞了。他辭去工作，我們的生活立刻恢復到以前的困境。四十三年冬天，弟弟又不幸去世，我們的家庭頓時失去了生氣，這個打擊幾乎將父親打倒了。他就在此時寫下「野茫茫」。

我們的家庭，使得人人害怕了。四個人中一個病的，一個殘的，一個剛在學步，只有母親一個人在獨撐。在青黃不接的時候，借幾升米都不容易呢！有一次，因為向農會貸款而請一姓詹的鄰居擔保。詹的大兒子二十才出頭，當著母親的面抱怨他父親的不識時。

「擔保有什麼關係？人家發展了會還的呀！」詹姓老農夫尷尬地笑著，詹的兒子對母親望了一眼，不屑地說：

「這種人家也望發展哪？哼！甸甸沈啦！」

這話母親現在還常常說起，當時卻時曾令她暗中痛哭許久，也曾令父親坐在石禾埕邊發了半天呆。

那九年慘淡的日子，我們全在無望中挨著，連我們小孩子也能感到空氣的沈悶。四十四年秋，我進了初中，日子更緊，但是我們好像全都麻木了。這期間，父親「野茫茫」的發表給他很大的興奮。可是這興奮沒有維持多久，稿費發下來，寄給父親四十元匯票，而且是高雄郵局兌領的，連往來車費都不夠。這張匯票一直變成了紀念品。

「野茫茫」發表後，父親投稿更勤了，但是一去必定一返。退下來的稿子，幾乎全要遭遇改作的命運。因此，有些作品是經過三次以上的刪改的。

四十五年五月間，弟弟去世，父親有了新的寄託，精神好得很快。十一月，「笠

山農場」得中華文藝獎金，父親終於呼出一口氣，作品被肯定被接受，長久的黑暗時期似乎是撐過去了。

得獎後最令父親開心的是他得到了真真可以談心的朋友，廖清秀、鍾肇政、文心、陳火泉、張仲勛等開始跟他通信，在這以前他是多寂寞呀！他後期的許多作品，全都是這以後在他們的激勵下寫出來的。他們使他恢復了他的信心。他是全心全意敬愛著這些朋友的，我可以從他接到他們的來信時的愉快看出來。

父母的同姓結婚，經常是父親作品中的故事。他不高興我看他的作品，我猜想他是爲了爲父的尊嚴，他有太多的真情流露發洩在作品當中，是不喜歡讓我們孩子們看見的，因爲那多少有些難爲情吧！何況裡面有著父親年青時的韻事哪！

我常聽外婆說：父親年輕的時候是頗受女孩子注目的，他脫俗，瀟灑，彬彬的風度迷住好些女孩子。可是他偏偏選上母親，這就是所謂「緣」吧！也該說是他所最不相信的「命運」了。當他們在一起談笑時，母親常常嘆息說：

「我前世大概殺人放火，欠了你的大債吧！今天才會跟著你受這種苦。」

有一次，我聽見父親是這樣回答的：

「既然是前世欠我那麼多，妳要甘願還呀！」

母親瞪眼睛了，最後賭氣地說：「現在我還不夠甘願嗎？」

父親大笑了。我那時已經很懂事。

父母間的感情是無法剪開的，他們之間沒有你我，也沒有爭執，打架我更是從來沒有聽過的。跟父親在大陸上同住過的一位朋友，到現在還會笑母親跳斷一隻高跟鞋的事。他說父親到河南去玩，回來時帶回一位河南姑娘，說是要當我的家庭老師，把母親氣得跳腳。但是這已經是太久以前的事了，我還很小，什麼都不知道。

他對我們兄妹很寬大，他讓我們自由處置我們自己的事情，也不督促我們的功課，只偶然用些淺近的道理開導我們。他說：

「自己的事要自己做。」他又說：

「我寧可要能捐大木頭的笨兒子，也不要沒有健康的小狀元。」

這是父親的教條：健康第一。

我記憶中最早的父親的影像，是他在松山療養院的時候，母親帶我跟弟弟一同去看他。那年我八歲。上了病院二樓，我領先一路奔去，每一間病房的門都開著。我一間間的認。突然我感到身子發熱，一張我熟悉的，卻又有點陌生的面孔在面前，我們互相都呆呆地對望了片刻。我忽然感到害羞和疑惑起來了。母親上來，當她眼睛發出光亮，湧出淚水站在門口時，我忍住了問她：這不是爸爸嗎？

我們一年多不見面，爸爸說我變得很瘦，但是他也變了樣子了啊！他拉著我的手問我家裡的事，我學校的功課，我感到興奮和害羞，我覺得爸爸的手很溫暖，我漸漸把自己的許多事情也告訴了他，他微笑著聽著我說話，我們重新訂下交情來了。

「你二年級了，以後會給爸爸寫信嗎？」

我答應了。我們是坐在閣樓上說話的，窗外整齊的油加里樹就在眼底搖擺，上上下下的人們都對我們點頭微笑。爸爸坐在竹躺椅上，我們圍著他，四歲的弟弟則在我們中間穿插著，我們一直坐到天黑，第二天我們就回家了，父親一直送我們上車。現在時間已經過了許久了，但是每當我一看「閣樓之冬」或有關閣樓的字眼，

腦海中會不期然地浮現出這些情景來，卻都像是許久前的夢境一般飄渺了。

我底下的弟妹，全是父親一手帶大的。他坐在搖籃前面的破藤椅上，膝上擱著書或稿紙，長長的繩子繞在腳趾上，輕輕地搖著。由老三、老四到老五，每次他們一哭，伴著哭聲的是父親低低的催眠曲：番仔調。調子是哀怨的、傷情的而又是纏綿的。以前祖母也能唱，現在可再也聽不到了，有時我亂哼，偶而哼對了調子，我會不停的哼下去，哼得心中百感交集，悲痛落淚為止，因為此時我好像又回到了從前，聽父親在催眠。

我不是一個孝順的兒子，我自幼多病，父母不知為我擔了多少心事。我更曾嚴重地去傷害父母的心，想起來真教我萬分痛心、後悔。那年，我們生活最困苦的時候，桌上曾經一連數天只有白水煮白菜。我卻不管父母的困難，一連罷食了好幾餐，父親一直便愧恨自己沒有盡到作父親的責任，我的行為不是更尖銳地刺穿了他的心嗎？我現在一想到這件事便要痛苦許多，我欠父親太多了。

父親病發前，我也正因脊椎發炎疼痛，兩腳麻痺行走艱難，我們一個人躺在一張床上，父親沈痛地對我說：

「你快好起來吧！我們兩個都不好，會把你媽媽拖倒的。」

說這話才兩天，父親就病發去世。原來憂心我的病也是他病發的大原因啊！

父親去世，我除了哀痛又能如何？四年過去了，弟妹也都長高了許多，也懂事了許多。我們都深深地懷念父親。

我早就該寫紀念文了，可是我不知道如何去寫。父親是一位很平凡的人，我只能寫出一些雜雜亂亂的生活片斷！一個平凡的人所當有的。而這正是我不願意寫的，因為在我，以及我們兄妹心目中，我們的父親永遠是一位了不起的偉大的父親啊！

（五三·八·十三·尖山）